

關愛座

一名廚工乘巴士的時候，坐上了關愛座，其後一個胖漢一家人包括一個老人家上車，胖漢要求廚工讓座，廚工不肯，雙方初而口角，繼而動武，鬧上警署。重點來了：巴士並未滿座，還有其他座位。我從一開始就對實施關愛座不以為然。如果一個社會，沒有人有公民意識，關愛座的設施可能有用，但香港人從來都有公民意識。不知小學哪一年的社會課，令我們從小已學懂讓座；地鐵、巴士一直以來都有宣傳。以我在香港多年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經驗，讓座的大有人在——很多時候我還未站起來，已有其他人給老人家或孕婦讓座，其中孕婦幾乎百分百會得到座位，除非不見肚，或車廂太擠她站在門口沒有人看見；老人家方面，如果目測年過八十，又比較瘦弱的，一般會吸引讓座者的目光。可以說，關愛座出現之前，其實每一個座位都是關愛座。

但關愛座出現之後，情況變得複雜起來。先不要說口角動武這些極端例子，根據我的目測，無論巴士上還

是地鐵上，市民的行為已經變得不一樣：第一，有幾位中年和年輕人站着，但關愛座空着，他們沒有坐下去，有些是因為怕麻煩，每次到站都要盯着有沒有老人家上車；也有些怕被好事之徒影相批鬥，索性不坐。第二，有些年過六十五的老人，坐了非關愛座，而關愛座空着，長時間有幾位中年或年輕人站着——如果老人坐上關愛座，不就會多一兩個位給其他人坐嗎？老人坐非關愛座沒有錯，只是資源分配上比關愛座出現前差。第三，也是最嚴重的一點，自從有了關愛座之後，坐非關愛座的人也「大受旨意」了——既然坐了非關愛座，也就彷彿有不關愛的權利。

這都非關愛座的本意，但卻成了事實。讓座本應是美事，為什麼會弄到人心惶惶，想坐不坐？為什麼會使人變得冷漠，甚至釀成打鬥？這需要社會的反思。這不是一件小事，如果一個政策正在撕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是否有必要繼續下去？我懷念每個位都是關愛座的時光，也懷念每個人都是善心人的日子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預測金像獎

後天香港電影金像獎將開獎，今年花落誰家？《明月幾時有》與古天樂應該是最大的贏家。

許鞍華導演、何冀平編劇的香港抗戰歷史片《明月幾時有》入圍十一項獎項，《追龍》（王晶導演）、《拆彈專家》（邱禮濤導演）、《貪狼》（葉偉信導演、古天樂主演）、《相愛相親》（張艾嘉導演與編劇）與其競爭最佳影片。《相愛相親》是內地故事，難以打動香港影人手中的選票。而其他三部港片在藝術上尚未突破同類題材，《明月幾時有》摘取最佳影片桂冠並非難事。同理，許鞍華在與葉偉信、邱禮濤、張艾嘉等競爭最佳導演時的勝算最大，唯一強敵是緣緣的張艾嘉。張艾嘉同時入圍最佳編劇獎，這對何冀平也構成最大的威脅。周迅與葉德嫻因此片入圍女主角與女配角獎，其實葉德嫻是《明月幾時有》裏核心女主角，她在此片中表演不亞於當年的《桃姐》，希望她能順利獲得最佳女配角獎，但周迅

獲獎可能性不大。在攝影、剪接、美術指導、服裝造型、原創音樂、音效等獎項上，《明月幾時有》都難以有太多斬獲，這些技術獎項將會分割給其他影片。因為就同類題材創作上，《明月幾時有》不算完美，而今年也是港片小年，只能平分秋色。

香港電影金像獎是一人一眾票投制，難以產生獎項空缺。雖是小年，任何獎項都是對香港電影人的莫大鼓勵，特別是當下港片在內地遭遇市場瓶頸。

至於古天樂，在《貪狼》中他文武雙全，文戲格外出色，同時入圍「影帝」的劉德華都公開表態古仔在此片表演有實力。古仔在香港電影打拚二十多年，三度受金像獎提名，首獲「影帝」，應無懸念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漸凍症

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，英國理論物理學家、宇宙學家霍金在劍橋逝世，終年七十六歲。霍金生前患有ALS，此病是「運動神經元病」（MND）之一，因控制肌肉的神經元死亡發作，俗稱「漸凍症」。近八十年前，美國著名棒球明星Lou Gehrig患上此病，所以又以後他的名字命名。

霍金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牛津上大學期間病情就初露端倪，後來逐漸喪失運動、語言能力，在輪椅上度過將近半世紀。其實，霍金屬於特例，患者平均壽命三年，有的甚至一年內就撒手人寰。

這種病某種程度上比癌症、老年失智更可怕。首先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病因不明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患者有遺傳因素。無法通過打疫苗、健康生活或基因編輯預防，也無任何藥物能治愈。其次，病情突發，毫無預兆。有些病人的症狀從頭、頸開始，先失去說話能力。但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最初只感到手足發麻、無力。幸運者病情發展緩慢，但有時病情來勢洶洶。我前圖書館長從確診到過世不足一年。

更嚴峻的是，病人和家屬都面臨兩難境地。有些病人在肌肉完全癱瘓，無法吞嚥、呼吸後，靠鼻飼、氣管手術頑強活下去。二〇一四年倡導「冰桶挑戰」為ALS研究募捐的患者Peter Frates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已三年了。也有病人放棄治療，希望有尊嚴地死去。無論作出何種選擇，病人家屬都承擔了巨大的壓力和責任。照料ALS病人是全年無休、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的任務。病情隨時可能變化，誰都不清楚新的一年有何變數。

為什麼ALS治療進展緩慢？因為此病牽涉到大腦和脊髓的神經元，十分複雜。目前大衆加強關注，研究經費獲得支持，研究方法也日益先進，不久可能會有所突破。但在重大發現到來前，與ALS搏鬥的病人和家人值得所有人敬佩、支持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北齊黃釉胡騰舞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好幾年前，在河南鄭州一位中國古陶瓷收藏家中，見其專門收藏的明、清黃釉器。藏品包括宣德時創燒的「澆黃釉」、嘉靖「魚子黃釉」、清初「蛋黃釉」、「鱗魚黃釉」、「茶葉末釉」和「蜜蠟黃釉」等，釉層透明，色調各不同，使人大開眼界。

黃釉，最早應見於漢代陶器，屬低溫釉，以含鐵的天然礦物為着色劑，基本上是鉛釉；與以「三價鐵離子」着色的高溫石灰釉有別。若論最澄明潔潤而紋飾甚具藝術性的，筆者首推南北朝時期北齊燒造的桔黃釉陶器，尤以河南密所出雙繫扁壺最精美；迄今存世量極少，十分珍貴。



扁壺兩面皆用「模印法」浮雕當時樂舞胡人的表演（是北齊中原地區極罕見的裝飾），神態生動，活靈活現；現藏河南省博物館。中間一男獨舞，腳踏蓮花座，正如唐詩人元稹詠：「胡騰醉舞筋骨柔。」西域胡騰舞，實為「西涼伎」的前身。舞者旁邊四名樂師，分別吹橫笛、彈琵琶、擊鈸和拍掌；正符合《胡騰兒》詩：「橫笛琵琶偏頭促。」

漢代時，塞外降服的部族統名為「胡」；其中分匈奴、鮮卑、氐、羌、羯「五胡」。六朝時，胡人入侵，史稱「五胡亂華」。後來，胡人有指北狄者，也有專指匈奴者。唐代時，征服了匈奴別支突厥，胡人居長安者極多，逐漸同化；而且在當時中原與西方貿易上，扮演重要角色。附圖這件北齊燒造的桔黃釉扁壺，實為中國陶瓷有胡人為飾之始，也是最先以「胡旋舞」作主題。

什麼是好小說？答案估計有上百種。

前不久在香港中文大學聽了一場題為「服從與抵抗——小說提及」的講座，由知名作家王安憶主講。她提及，小說的總因就是講故事。年輕時「無知無畏」，總想寫得與別人不一樣，寫得難讀難懂就覺得出眾，如今回看四十年的創作生涯，才發現講好聽的故事才是最難的事情。

的確，古今中外，傳世的經典小說作品都有一個好的故事作為核心，比如，中國的四大名著；而放眼國外，莎士比亞、雨果、海明威、托爾斯泰，都是

小說的基因

講故事的高手。

莫言二〇一二年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發表的演講就是以「講故事的人」為主題。他強調：「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，因為講故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。」說的是大實話。講故事是小說家的基本技能。

有關中國小說家的正式文字記載，最早可以追溯到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所言：「小說家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頭巷語，道聽途說之造也。」這也說

明小說自古就來源於民間故事傳說。後來到了「五四」，有了明確定義的現代小說。逐漸，作家們發現純故事化的小說已不足以表達生活內涵，完整的情節也難以承載人生命題，於是，他們開始淡化故事性，拋離完整嚴密的情節，以便將更多的「生活內涵」和「人生命題」放進作品裏。如此，文學越發展小說越豐富，但離講故事的傳統卻越來越遠。

因此，不難發現，很多小說中，故事只是個模糊的輪廓，更多的是在描摹

心境或宣泄情緒。上月離世的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先生就曾指出，有的作家在追求思想的道路上一味抽象，沖淡了敘事性，作品人物不接地氣，遠離生活，缺少親和力。

回到開篇的問題：什麼是好小說？我想到，沒有一個好故事，肯定不會是一部好小說。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

老人與海，還有一條魚

不是「老人與海」呢？

當然有人會說，在這個人與自然搏鬥的故事裏，魚與大海已連成一體，代表了自然。但這說法解釋不了為什麼不以「老人與海」為題。又有說「老人」就是海明威的自我投射，而說主角是作者的一種自我投射，這點並不新鮮，但要說海明威自認「老人」，實在有點驚喜。

幾乎每一次提到海明威，大家都會寫他

當西班牙內戰爆發，他又成為了醫療部救護車隊大隊長，從美國跑到戰地支援去了。

然而，在二戰後，海明威到了古巴生活，也寫成了《老人與海》。或許，海明威真的認老了，要退隱到海邊靜靜的生活，又可能，他真的厭世了，討厭人間的惡，寧願對着大海，寫人與自然。但我想，這時的海明威更像那一條大魚，或許生命與鬥志都在不斷的戰鬥中消耗得所剩無幾，但哪怕只剩一副副骨架，也是「閃耀着點點磷光」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五、日見報



親切的城市

但其季節特點與特拉維夫相若。

香港與廣州二城與特拉維夫相距約是七千八百公里。不論是地理或氣候都有差異。但三城一月份和八月份最低及最高氣溫的平均值卻很接近。於是在特拉維夫街頭，常能發現與香港廣州相同的植物，還有完全一致的城市建築。

特拉維夫對榕樹情有獨鍾，一些主要街道或主要景點全種着長鬚飄拂的榕樹，再加上在港穗兩地也常見到的包豪斯結構（香港許多學校大樓就屬這類建築風格）樓房，令人在夜間燈光下行走時，會有一剎那的迷失，以為自己就走在香港或廣州的街頭呢。

某晚走在特拉維夫的旺街，抬眼赫見兩邊都是香港深水埗和廣州西關一帶都有的「騎樓」，這是常有夏天驟雨的城市才會有的

特色建築。騎樓下的大排檔，拉出電線吊着燈，開着風扇，老闆站在路邊招呼來往行人……那光景與香港和廣州的食街幾乎一模一樣！

在特拉維夫街頭，常可見到處處是盛開的木棉樹和洋紫荊，這也正是香港或廣州市春天的時花啊。特拉維夫二月春來早，城市被綠榕和時花點綴得清新鮮麗，多姿多彩。作為曾在廣州生活過多年的香港人，特拉維夫讓我感到親切。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藥道中人

香港朋友近日回上海祭祖，問我有哪些地方值得逛逛。我推薦他去世博會中國館看看，那裏有一幅水會流、人會走的《清明上河圖》。

朋友回來興奮地對我說：「果然不虛此行。這幅會「動」的《清明上河圖》真是國寶。其中還有幾處與中醫藥有關的畫面呢？」我說：「你觀察的真仔細，說來聽聽吧。」

朋友敘述道：第一處便是位於畫面最西端的趙太丞家。「太丞」是宋代對醫生的尊稱。在門楣有「趙太丞家」四個大字牌匾，門前兩側各豎一塊招牌。西側招牌上寫着「治酒所傷真方集香丸」，東側招牌上則是「大理中丸醫腸胃」。診所內坐着一位懷抱小

兒的婦女。婦女面前立着一位黑鬚鬚的長者，正在低頭審視着婦女懷中的小兒。這應該就是趙太丞，正為小兒看病呢。

第二處，劉家藥店。從趙太丞家向東走二三十步再向北走十幾步，可以看到一個大店舖。門前高高地豎着一個招牌，上面清楚地寫着：「劉家上舍沉檀棟」。門上方橫着一塊招牌，由於是側面畫，上面字跡不甚清楚，但仍可辨認出「丸、散、膏、丹」等字樣。雖然無法描繪出店內的情景，可以想像店內買藥或看病的人不在少數。

第三處，楊家診所。從劉家藥店出來向北走十幾步，大街向東拐去。從畫面上僅可以看到寫着「楊家應診」四個字的招牌。由此可以推斷，此處是一位姓楊的大夫的診

所。由於只畫出了這塊招牌的上半部，招牌下半部及診所被其他畫面遮住，診所裏面的情況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
另外在出城不遠的十字街頭上，修車舖對面有一老者擺了一個地攤，坐在那裏賣藥，圍觀人數不少，老者似在那裏講解，也許是一位採藥賣藥的行家。

北宋時期，社會穩定，經濟相對發達，私家藥舖衆多，也有不少採藥賣藥的人，可見當時中醫藥得到了很好的弘揚和發展。
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香港明星足球隊

四年一度世界杯，這個最受舉世注目的足球盛事，已經踏入倒數階段。足球運動跟香港娛樂圈兩者，最令本地及大中華地區朋友認知及聯想到的，必定是「香港明星足球隊」！

一九八五年，由譚詠麟、曾志偉、陳百祥、黃日華等，一衆歌、影、視界熱愛足球藝人組成的「香港明星足球隊」正式成立。組會之初，純是一群足球狂熱分子的藝人，組織起來娛樂身心。當初四十多位創會藝人、歌手及足球名宿，都沒有想到直至今時今日，「香港明星足球隊」會發展成一個慈善團體，球隊不辭辛苦，每年必會組隊作慈善友賽，在香港或內地為不同階層，以表演賽形式進行慈善活動。

筆者於一九九年投身於譚詠麟、曾志偉、陳百祥的科網公司，因同樣熱愛足球，有幸成為了他們的一分子。猶記得當年在校長譚詠麟帶領下走進球場練習，目睹黃日華、梁漢文、吳岱融、羅家英等一衆藝人，配合前港隊足球先生陳發枝及已故亞洲第一中鋒尹志強等人，在球場內井然有序，由緩跑、基本傳球、圍圈玩猴子搶球，然後分組練習賽，與正式球會差不多沒有太大分別。校長亦很認真地表示：「招募球員很嚴格的，現在先來每星期的練習，認為你合格才可以成為正式球員。」經數月訓練跟隨大隊操練後，終於勉強猛車邊入圍。

賢笑隨筆

梁子賢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